

## 〈健康版〉

時間接近下午四點，柏林博物館島的人潮大多開始離開島上，而我才要以相反的方向散步過去。過了橋，迎面而來的第一間博物館是柏德博物館，然後是舊美術館、新美術館、洪堡論壇。銅綠色穹頂與金色十字架從樹梢間露出，那是柏林大教堂。它的前方是盧司特花園，噴水池不停歇地放送白色水花，繞過那裡便抵達一方方豐厚鮮美的草地，簡直是專為曬太陽與野餐而生的專用席。我的鞋底掠過草葉，發出柔軟的窸窣聲。從背包裡取出準備好的地墊、書，和近日愛上的奶油小餅，拉開裙襬席地坐下。

如果說台北的空氣可以擰出水來，這裡的初秋空氣便如明亮爽脆的硬糖，彷彿可以摘下一塊放進嘴裡，用牙齒將它喀啦喀啦地碎成砂粒般的大小，然後融化它。這次旅行帶的書是《貓頭鷹在黃昏飛翔》。這裡不見貓頭鷹，倒是有許多旅鴉。不知是因為品種不同還是鴉族之中也有區域個性之分，總覺得這裡的旅鴉沒有牠們在日本的同類那麼囂張吵鬧，現身的時候經常只有翅膀拍動的聲音。

身處陌生之地，無論如何愉悅，神經末端還是如調音中的提琴般趨於緊繃，即便是在一個晴朗舒服的午後。

「在新的土地上移動。警戒。語言、顏色、習慣、氣味。孤零零地處在全部都變化的世界裡。神經和肉體，不管多小的事情都注意著，不可遺漏，細小的聲音等等，對外界的微小變化敏感反應。因為太多小小的情報而束手無策。」坂本龍一如此形容旅行的狀態。

此刻小小的情報被不斷地送進體內，在各個器官上敲出異質的聲音。

平日我觀看了不少歐洲的犯罪偵探劇和政治劇。此時彷彿周身同時開了好幾台螢幕、同時收看好幾齣不同的影集。有綿綿的鼻音、有 Q 彈感的打舌音、有顆粒感的擦音，層層疊加。異國語言雖然多樣，但因為不懂，也就成了一張輕柔的絮絮的紗網，僅是襯在背景而不擾人。

我試著讀點書，然而眼睛讀進的、從耳廓流進的，並不相合。平日熟悉的筆畫，被灌注了異質的音節，看起來也長得不像我認識的它們，閱讀速度因而變得十分緩慢。

也無妨。嬰兒學步、狗兒奔走、情人相擁，才是此時此刻的正事。

慢慢讀了一陣，手機傳來提醒我晚上有約的訊息，襲上臉頰的風也更涼了些。把東西一一收好、正要離開時，巨大的鐘擺盪起來，從教堂兩側的塔樓內敲出一長串洪聲。人們都安靜下來。

我應該要在柏德街左轉，跨過艾薩奈橋，一路走到腓特烈大街車站旁的河邊餐廳。此刻仍有觀光遊船在河上航行，我眯起眼睛，能看見其中幾艘還提供餐食。廚師在火上炙燒肉排，待它駛近的時候，聽見火焰在木炭上劈啪跳舞；侍者倒酒，酒瓶咯在酒杯邊緣，像笨拙的戀人想親吻卻撞上了牙齒。

忽有電吉他聲響從前方拔地而起。稜角分明，朗朗流竄在混合了薄藍與霞色的天空下。

純白色的詹姆士西蒙畫廊外頭，一名削瘦的男子正在演奏後搖吉他。他黑衣黑褲、頭戴黑帽，抱一把白色吉他。沒有寫著社群帳號的紙板，沒有販賣專輯，沒有寫出名字。一名約兩、三歲的小女孩身穿純白蕾絲洋裝，腳上套著的白色小皮鞋看起來十分柔軟，微鬢的褐髮上繫著白色緞帶，在吉他手附近稚拙可愛地隨著旋律跳動。穿著穆斯林黑色罩袍的母親神色溫柔，拿出手機蹲下身子給她拍照。父親一身黑白分明的畢挺燕尾服。

在這幾十秒之內，眼前一景只剩純粹的黑白。

我停下腳步聆聽，想在有限的時間內盡量收集最多的樂句。只是不斷從各個博物館湧出的人群，彷彿沙漏裡不停歇的沙粒，用軌跡提醒我時間的推移。看看手錶，真的不得不走了。快快穿過馬路，在他的吉他袋上留下一張零鈔。

施普雷河靠近米特區的岸邊入夜後熱鬧無比，啤酒餐廳一間接著一間。此時是柏林馬拉松結束的當晚，街道上充滿了沸騰亢奮的氣息。先生與跑步班的朋友們約在這裡慶祝完賽（他還破了自己的個人最佳成績呢）。到處都是脖子上掛著完賽獎牌的跑者，大量飲酒大聲吆喝。我點了烤魚和一杯粉色調酒，眼色迷濛，也沉浸在他們的歡欣當中。

餐後穿過夜色徒步回到不遠的下榻處。我們的房間面向洪堡大學圖書館大樓，夜晚可以透過大面窗戶看見學生在閱覽室內低頭讀書。若把窗戶打開，還能微微聽見學生牽著單車、鏈條轉動的聲音，遂有一種住在學生宿舍的錯覺。

我們閒躺在床上有一搭沒一搭地說話，接著打開手機，把下午錄到的吉他聲放了一遍又一遍，直到先生早一步沉沉睡去。

回到台北的時候，時序已經進入十月，停留在九月的手帳日誌也該更新了。除了正經地謄寫待辦事項，也要搬出各式筆款與貼紙，添加看了便心情雀躍的小裝飾。我手邊蒐集了好幾組日本傳統色貼紙，印刷細緻，內有深淺不同的暈染，略呈不規則的卵形，彷彿剛由沾滿墨色的水筆畫出。不同的色系被安放了各種雅致的名字，比如若草色、常磐綠、薄萌蔥等綠色系，名為「野中之色」；珊瑚朱色、灰櫻、躑躅色等粉紅色系，名為「暗戀之心」；而包含了若紫、金茶、薔薇色等五彩的，名為「鳳凰之色」。

有一組我特別喜愛的，總是捨不得用，裡頭羅列了各種清清淺淺的藍，當中有空色、月白、祕色、白藍、勿忘草色、藍白、瓶覗，這系列被命名為「玉響之色」。

玉石敲擊而發出的聲響，想必是脆的、寒的、薄而涼的吧。在看見這個名稱時，思緒瞬間跳回柏林的那個午後——陽光冽冽，電音燦燦。音與色，一切皆清涼爽脆。除了晚餐，沒有什麼要趕赴。連心也如瓶覗一樣，只在藍染瓶中快快浸了一下那樣的淺藍，沁涼而不滄桑。